

靳山旺(以下简称“靳”):那年我刚好20岁。当时通知我到公安部报到时,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,反正是军令,就马上坐了吉普车去了。当时是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和八局的局长岳欣向我的命令,罗部长笑眯眯地对我说:“小靳同志,经过组织上研究,决定派你到宋庆龄身边担任保卫工作。”

两天后的一个下午,岳欣就派来了一辆吉普车,与焦万友(出生于陕西省延川县。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任中央警卫师侦察科副科长,情报科科长,第四团团副,警卫师副师长,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。笔者注)一起,亲自把我和我的行李,一起接出了中央警卫师政保大队,一直把我送到了方巾巷15号,就是宋副主席住的地方。路上,岳局长对我说,我到宋副主席身边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她日常起居的安全工作,包括外出开会参观时的人身安全等。

汤:当时宋庆龄和您都说了些什么?
靳:当时宋副主席正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,看到我,就两手一撑沙发扶手,从沙发上站了起来,握了我的手,说:“欢迎你来帮助我工作。听说你在部队里表现不错,打仗勇敢,又立过战功,你来帮助我工作我非常高兴。”我就知道公安部把我的情况都向她介绍了。

她叫我们在旁边坐下,还叫李妈(李燕娥。笔者注)泡茶给我们喝。我当场填好个人简历交给宋副主席,宋副主席当时看了就表扬我说:“不错不错,你的字写得不错嘛!”后来,岳局长他们坐了一会儿就走了,宋副主席就叫卢秘书领着我四处走走,先熟悉一下她们生活、工作的地方。

靳:当天晚上,我就被宋副主席叫到一张桌子上吃晚饭。当时晚饭桌上只有她、卢秘书和我三个人。餐桌上四菜一汤:烧鱼、豆腐、青菜、春笋与榨菜肉丝汤,主食是米饭。我没想到堂堂一个国家副主席的伙食竟这样简单。后来,时间长了,我就知道,她的日常生活一直都这样朴素。当时,我坐在宋副主席的对面,感到十分拘谨,所以刚吃完两小碗

饭,我就放下碗筷了。宋副主席就说:“不行不行,像你这样的年轻人,至少要吃三四碗才能饱,只要有吃饱了,才能干活嘛!还得吃,还得吃。”说着,还亲自起身为我盛了满满一小碗饭。我三下五除二吃完了,她又站起来,又为我盛了一碗,还劝我说:“以后呀,我们天天都要在一起吃饭的,你就不要客气了,千万可不要顾了面子,感到她没有架子,和平常人一样。”

老太太每天都要和我们在楼上的过道里玩象棋

靳:我学东西很快,后来老太太(指宋庆龄。笔者注)也不得不承认,对我说:“大炮,你吸收新鲜事物老快的。”那还是和她打康乐棋的时候,她给我起的“大炮”这个外号。1954年元旦刚过,老太太从上海淮海中路的家上楼梯上滑了一跤,不但扭伤了左半身,还摔裂了一根骨头。医生给她用X光做检查时发现,她原本就高的血压更高了。当时,老太太浑身都上了绷带,靠拄拐杖才能在室内走动。这一跤,她足足半年没能出门,那阵子,她每天都要和我们一班警卫员在楼上的过道里玩康乐棋,在书房里下一通跳棋、五子棋什么的。就是在那时候,我学会了打康乐棋,而且打得又准又猛,每打一记,我总要喊一声的。我的嗓门天生就大,喊的声音也大,有时也想要小一点,打着打着就忘记了。就这样,老太太给我起了个“大炮”的外号。

她笑着对我说:“大炮!你真是一门大炮呀。”当时我还以为是老太太批评我缺乏修养呢,因为平时她一直要大家提高文明、提高修养的。没想到她是表扬我呢。现在想想,我那叫初生牛犊不怕虎,也真是不懂天高地厚。

(11)



魅力宋庆龄

郑敦谨,嘉庆八年(1803年)出生,道光十五年进士,因为成优异人选庶吉士,一步步升迁到郎中,再外放地方。一直到同治改元,慈禧太后掌权后,郑敦谨才迎来了春天,从地方上调到北京,升为侍郎、尚书。慈禧让他当钦差大臣,主观上是对郑敦谨印象很好,客观上是郑敦谨具备刺马案钦差大臣的两大有利条件:第一是,郑敦谨担任刑部尚书,办过不少大案、难案,有“铁面无私”的美誉;第二是,郑敦谨是湖南长沙人,和曾国藩、和湘军的很多人是老乡,让郑敦谨去湘军势力范围办案,相对而言,阻力要小得多。

1871年1月,郑敦谨赶赴江宁。当时是寒冬,郑敦谨又刚办完其他子,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接受刺马案。可见,刺马案对郑敦谨的吸引力有多大,也可见郑敦谨是多么不了解刺马案。他还从刑部抽调了两名经验丰富的办案官员,一个是满族人伊勒通阿,一个是汉族人颜士璋。这两个人都是刑部现任郎中,也就是司局负责人,跟着郑敦谨啃过硬骨头。

刺客张汶祥爆出一个大内幕 让审案官员都不敢上报朝廷

郑敦谨抵达南京是2月18日,这一天是大年除夕。他根本没有休息,更没有接受南京方面的应酬,而是迅速建立钦差行辕,阅读案卷,召集地方官员定日子审案。从正月初二开始,郑敦谨就叫上曾国藩,开始重审马案。审案的队伍非常庞大。主审官是钦差大臣、刑部尚书郑敦谨和两江总督曾国藩,参加会审人员有钦差大臣的随员、刑部郎中伊勒通阿和颜士璋,曾国藩委派的两江江苏道台。可能是为了平息舆论,会审人员还有马新贻的两任亲信,孙衣言和袁保庆。

我们看不到第一手的笔录,所以不知道当时问了什么问题,张汶祥又是如何回答的。根据官方的说法,张汶祥“一味狡展,毫无确供”。也就是说他老是变化说法,胡说八道。那么,张汶祥胡说了

些什么呢?社会上传闻,张汶祥交代,自己曾在湘军鲍超部队当兵。鲍超是湘军的精锐,被称为“霆军”。攻克南京后,曾国藩开始裁撤湘军。当时霆军正在江西追赶太平军残余,听说要裁军,又领不到兵饷,就在金溪哗变。曾国藩得知霆军哗变后,派人迅速送去军饷,稳住了哗变的官兵。接着,曾国藩秘密清洗了哗变官兵,血腥屠杀,用最短的时间平息了这场风波。此事知道的人不多,也没给政敌留下攻击的口舌。在哗变事件后,张汶祥逃至浙江天目山,加入天地会继续抗清。马新贻担任浙江巡抚,残酷镇压天地会,张汶祥杀马新贻为天地会会友报仇。

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供述,其中的重点是霆军的哗变。这件事是湘军内部的一块伤疤,一个隐情。估计对郑敦谨等好几个审案的官员来说,这是相当劲爆的内幕。曾国藩和湘军中人,肯定是不希望这样的供词记录下来,更不希望上奏给朝廷的。张汶祥到底是不是霆军的士兵?他是怎么知道霆军哗变的秘密的?我们不得而知。他能知道这事,说明背后有人在给他提供情报,给他出谋划策。他的供述是根本不可能被记载下来的,审案官员只能说他狡猾多变。

郑敦谨审案的时候,张汶祥的狡猾就体现在他不断地抛出一些内幕来。这些说法不一定一致,甚至是相互冲突、截然相反的。反正审案官员又不敢动刑,就只能任由张汶祥一天一个说法了。就这样连审了十四天,郑敦谨终于意识到自己接了一个什么样的案子,这个案子的水到底有多深!

(39)



另外一种可能性是,你只在生命的某个阶段需要它们,好比阁楼里的一根拐杖,等你年迈之后它才有用武之地。在一定意义上,失去了偶发性微生物意味着失去了多样性。假设爱荷华州种的都是同一种高产的玉米。在一段时间,一切都欣欣向荣,玉米一直都大丰收。但是如果出现了某种玉米的病原体,比如专门针对这一高产品种的玉米枯萎病,那么,这种病原体将轻而易举地感染爱荷华州的所有玉米地。多样性的降低会使一个社群更容易受外来病原体入侵。

局部暴发的流行病也会传染到世界各地。大流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2009年,人们从墨西哥发现了一株新型流感病毒。几天后,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就有人病倒了。又过了几天,纽约市也有人得病了。几周之内,这种流感就传遍了整个美国及世界各地。幸运的是,这株病毒并不是特别的要命——考虑到有数千万的人受感染,它的死亡率并不高,但依然造成了数千人的死亡。我们同样记得2002年暴发的SARS病毒,就是由动物(可能是蝙蝠)传染到人类的。幸运的是,这种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效率不高。它在亚洲造成了极大的危害,但很快就销声匿迹。

越来越小的“地球村”导致我们对病原体的抵抗力越来越差,而这一切正好伴随着我们体内世代传承的微生物“防御系统”的消失而发生。这种局势发展下去会导致什么后果,殊难预料。

现代流行病,包括哮喘、各种过敏症、肥胖以及代谢紊乱都不是简单的疾病,而是在变化的外在表现

最近,艾滋病从黑猩猩传染到人之后,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影响了1亿多人。艾滋病固然危险,但是这种疾病并不会像流感那样通过空气就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,因此,就传播速度而言,它没有那些容易快速流行的疾病那么可怕。

比起过去,我更感兴趣的是未来。在人群聚集之处,瘟疫是不可避免的。这意味着,当全球人口有70多亿,每年新增8000万人——差不多是当前德国人口的总量,于是,问题就成了:下一场大瘟疫会是什么?它什么时候发生?谁将首当其冲?公共卫生方面,人们会一如既往地不遗余力地降低损失,但是我们仍然有可能招架不住未来的瘟疫。1918-1919

年间的大流感夺去了数千万人的性命。要知道,当时我们还没有如此普及的全球航班与各种便捷的交通工具。放在今天,全球众多的人口都有可能被感染,而且由于内在的微生物生态系统已被破坏,我们的免疫力也有所降低——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脆弱。

在全球气候变化与肠道微生物改变之间,我发现了许多类似之处。现代流行病,包括哮喘、各种过敏症、肥胖以及代谢紊乱都不是简单的疾病,而是在变化的外在表现。我们可以从多处看到这个问题:一个孩子身体里的微生物生态系统改变了,免疫力降低了,这时,即使一个不算凶险的病原体都可能破坏孩子的胰腺,并导致青少年糖尿病。再举一个例子,有些儿童对花生或者谷蛋白过敏。固然,这些食物直到近7000多年才成为人类食谱的一部分,但是,正是由于儿童体内的微生物以及免疫系统发育中发生的改变,他们对花生或者谷蛋白才产生了急性过敏症。就像愈来愈糟糕的飓风季——它们本身已经够麻烦的了,但是,它们只是反映了更大尺度上的生态失衡。

有可能,某种潜在的致命性突变细菌此时此刻正生活在某种动物的体内,躲在世界的某个角落。它甚至可能已经获得了更强的传播性。未来,它可能会误打误撞地潜伏进入农场里某种高密度饲养的动物,从而来到我们身边。也许它们会跃迁到某种中间宿主里,或者干脆直接进入人体。

幸运的是,大自然已经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堤坝——我们体内多种多样的微生物,携带着2000多万个基因帮助我们抵御疾病。它们是游击战士,保护着我们的生命安全——前提是我们同样也要保护它们。不过,最近的研究显示,一些正常人已经失去了体内15~40%的微生物多样性,随之失去的还有这些微生物的基因。

病原体引起的流行病,我们却束手无策。根据生态理论,那些微生物群落受破坏最严重的人们也是最脆弱的。假定其它条件都一样,那么,那些哮喘、肥胖及其它现代疾病的患者也最容易成为病原体的受害者。人类历史上,隔三差五就有瘟疫爆发,而且当时的世界还不像今天交通如此发达。

我们必须及时调整策略,否则就会面临“抗生素的冬天”——这是一个更大的灾祸,可能会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瘟疫,而我们却束手无策。按照种群生物学的观点,我们深陷危机之中,因为我们不再彼此隔绝,而是生活在交通如此迅捷、居民达七十多亿人的“地球村”。

(16)

当时正是夏朝末年,夏桀残暴无道,人神共愤,伊尹辅佐商汤推翻夏桀建立了商朝。在伊尹和商汤的共同努力下,商王国百废俱兴,蒸蒸日上,很快就成了一个新兴的东方强国。商汤去世后,伊尹又辅佐了商汤的儿子外丙和仲壬,然后又把商汤的孙子太甲立为国君。

太甲不肯好好地按照祖父商汤的既定国策行使君主职责,伊尹就怀着一片忠君爱国之心放逐了太甲,让他到商汤陵墓所在地桐宫反省思过。在伊尹为首的大臣们的努力下,商朝这条有点偏离航向的大船又回到了正确航线上。三年后,太甲深刻认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,伊尹就举行隆重仪式将他迎回都城,并且把执政大权还给他。

太甲没有辜负伊尹对他的厚望,最终成了承前启后的一代英主,可惜天不假年,他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不幸因病去世了。

群龙无首的关键时刻,已是耄耋老人的伊尹又一次站了出来,为太甲之子沃丁的顺利即位保驾护航,从而成就了自己五朝元老的历史传奇。

一个御用厨师,改写了前凉王国的历史

另一个改写历史的厨师名叫徐黑,他是十六国时期前凉王宫的一个大厨。前凉的第四代王张重华英年早逝后,其幼子张曜继位,其母马氏从王太后升格为王太后。张重华同父异母的哥哥张祚一直在觊觎君主之位,而且他和马氏长期保持着属于乱伦的暧昧关系。在张祚的撺掇忽悠下,马氏废掉了张曜,把张祚推上了王位。权欲熏心的张祚很快就自立为帝,并且更加疯狂地淫乱后宫,祸国殃民,他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朝野上下的愤怒。

两年后,受到张祚迫害攻击的几位大臣联手向这个荒淫暴君发起了进攻,数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都城姑臧(今甘肃武威)。得到消息的张祚正要派人去抓捕造反者在城内的亲属,城门却已经被他们打开,城外的大军蜂拥而入,城内的守军不愿替张祚卖命,逃的逃,降的降,有的则领着造反者冲向了王宫。

人家得道者是振臂一呼,山呼海应,失道昏君张祚在大叫一声“救驾”后等来的却是众叛

离亲。眼见自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,张祚只得逃往王宫深处,以为可以找个隐蔽地方躲过一死,却不料迎面撞上了他的御用厨师徐黑。徐黑彼时手里拿的不是大勺而是短刀,见了张祚,二话不说,一下就结束了这个昏君的生命。

虽然和徐黑一样同为皇家厨师,李安在历史上扮演的却是很不光彩的角色。李安生活在南北朝末期,凭借一手好厨艺得到西魏权臣宇文泰的赏识从而成了王府的大厨。宇文泰死后,他的侄子宇文护干脆直接废掉西魏皇帝,把宇文泰的嫡长子宇文觉拥立为皇帝,于是,李安就升格成了皇帝的御用厨师。

宇文护仗着拥立之功独断朝政,独孤信(隋文帝的丈人,隋文帝和唐高祖的外祖父)和乙弗尔等大臣对宇文护专权欺君深为不满,鼓励宇文觉向宇文护发难,结果因为消息泄露先后遇害。宇文护不做二不休,除掉政敌后又废杀了宇文觉,接着把宇文泰的庶长子宇文毓推上了帝位。

宇文毓外表安静文弱,其实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,他不甘心做宇文护手中的傀儡,要求亲自处理政事,宇文护无奈之下只得归还了部分权力。宇文毓是一个好皇帝,不仅提倡节俭,严惩贪腐,而且重视文化教育,在他的治理下,北周政坛逐渐呈现出清明和畅的气象。蛇蝎心肠的宇文护就在这这时向宇文毓伸出了罪恶的黑手,御厨李安被推上了历史舞台。李安的良知最终被宇文护的重金和淫威击倒了,他偷偷地在皇帝的御膳里投下了足以致命的毒剂,不幸的宇文毓就这样被一个厨子夺走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。

此后,宇文护又把宇文泰的另一个儿子宇文邕立为皇帝,宇文邕隐忍了十二年,终于除掉宇文护为两位兄长报了血海深仇,作为帮凶的李安应该也难逃头顶上那面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网……

关于“吃醋”的主人公,记载最早的不是房玄龄

古往今来的大名人中有“妻管严”之习者虽非洋洋大观,却也不乏其人,最著名的如四大刺客之一的专诸,东晋开国名相王导,隋文帝杨坚,大唐名相房玄龄,唐高宗李治,唐中宗李显,北宋大科学家沈括,明代开国名将常遇春,抗倭名将戚继光,清初重臣索额图等,但房玄龄其实有些冤,因为他被人移花接木了。

(9)



消失的微生物



让历史说话